茅鹿門先生文集

歸安茅坤順甫著

祭文

祭伯兄少溪公文

予父南溪府君母李孺人産予兄弟三人從孩携間稍稍露頭角府君輒色喜謂予兄弟無論儒與農當俱有成立已而予舉進士宦遊於時而予伯兄少溪公曁季弟艮亦遂抗府君遺業起家累數百千府君病且没一切僮僕田宅不及分授也然府君没予父事少溪公公亦推府君所愛而友而

拊之繇兒時束髮以迄衰白無閒言無怒色斷斷如也僮僕田宅府君不及分而少溪公喪來歸得府君所口授季弟良者育以贈族屬之貧又次及異母弟然後按所遺互爲瓜分之于與季聽公口畫甲乙而授絕不知縈髮而刀錐其閒也于仕四方者十有七年坐忤執政奪官來歸而公始携季入貲由國子生爲郎出參軍學州再判南寧而季亦尋入汴當是時于兄弟之游仕尊卑不同秩後先不同時而公所奮廉曰抗職翕然有聲以材吏聞蓋非于與季所敢望也十餘年來于既衰無

復翱翔四方之志而公與季亦僉致其仕以歸日
共郡之諸縉紳長老為社遊當其春而芳草秋而
白鴈未嘗不從角巾竹麈欣然徉山水間可謂樂
矣而天何以遽遺之疾而奄然以逝也嗟乎公年
七十有九予後公六歲季復後予三歲杖筩云胥
儐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予兄弟出遊并
里閈公飄鬚渥顏於前予與季亦稍稍傴僂於後
衆未始不嘖嘖羨也今且鼎折其足能不悲哉謂
公之葬亦鄰耆矣物無不盡生為遊旅所痛者予
之子與季之子僉已稍列仕途而公之諸子及孫

彬彬齊魯矣於今猶未及由明經擢一第語所謂歲不我與時不能待公得無或有歉憾泫然紊欷者乎雖然天地有缺陷日月有盈虧一倘未即就溝壑當爲督促諸子孫輩以償且慰公於九原也公其領之否耶

祭姑夫唐白野先生文

嗚呼公發束髮補博士弟子員操觚爲文章輙試高等幾五十年于兹當時同舍諸生及帷中士稍稍翺翔中外最者入翰林累官尚書或尚書郞及二千石以上而公獨晚歲僅由貢爲丹徒縣學司

訓未幾徙青陽縣學諭公且以重聽罷携妻子以歸不四三年尋復以盲廢嗟乎公之仕位不及再命祿不滿百石然無他嗜好惟三代以來圖書典籍之癖與夫古今稗官家及一切博塞詼諧之譚方重聽時予適罷官歸猶及時時携之書字掌中亹亹宴言不置也及盲廢則履不踰戶聲不徹帷而予時時過之僅附耳一二叫號耳吾姑已没所遺諸子間頗知讀父書然益貧且窶於今猶未及爲祿養嗟乎抑亦可謂坎廩之甚者已雖然公少所同遊零落殆盡獨能遲其壽筭享年八十有七

豈語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予近譜世路轉以迫窘大都願爲目無見耳無聞者然則予雖不及共公之生以歡且娛猶當及公之沒以弔且慶也天壤之間古今一噱尚饗

祭亡弟祭重文

伯兄方九月九日棄我輩未匝月弟即病竟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奄然而逝嗚呼天胡割我如是之慘且遽哉吾之始哭伯兄也謂鼎折其足令弟復繼之語所謂獨木不平爾奚以之林獨鳥乎爾奚以之羣哉兄也七十有九弟也亦七十天不爲不假

之筭矣然而我今七十有三歌棠棣而前無唱歎
鶺鴒而後無和形與影相弔神與形相嘲能不悲
哉能不悲哉而今而後閭里之間吾之鳩杖而社
且酺者無與俱矣谿山之間吾之載酒而携客以
遊且遨者無與從矣出不睹鶴髮而相携者之武
入不及斑斕而相屬者之塵能不悲哉能不悲哉
然而長姪婁巳及仕爲𢍰軍而光顯於朝矣仲姪
龍登歿而婦撫其孤矣叔子阜抑及遊太學行且
待次服官矣諸孫閒亦巳稍稍露頭角綴詩書矣
弟所飲疢於九原而目不瞑睫者得季某也僅十

一齡不能不呱呱而泣耳然弟病彌留時阜也同諸族燕姻黨抱箋而濡墨以告曰吾兄弟三人賴父各及年之冠且壯以完兩室卜廟廬瓜分兩田與貲殆且萬矣而幼其今且以孽孤所遺田與貲似無幾幸及吾父未訣時即籍記之予謝不敢固有若母在也阜復欷歔流涕曰母且病痿矣況弟本孽子於是前問時兩甥及阜所故嘗司筦鑰而知之者獲見存田八百畝別屬三兄弟之奴者五百五十金米穀二千五百有奇他所貯僮僕什器稱是大較猶及五千金而羨也予輒手次之升族

屬姻黨共爲魚貫而尾押之以殁汝妻矣時兩娚
復議長子娶兹且以行役南還自今以後妻與某
隨毋輪膳三兄弟家一切門戸不以遺所遺田與
貲並聽娶與皐兩劈而中分之歲各代爲十一之
息以需某之婚且立而後授之然則五七年間抑
或庶幾諸兄弟者什七也星者或云吾之筭尚遠
倘徼兄與弟靈遲之十餘年則弟雖生不及其長
且冠没猶冀其成與立也是皆汝見娶與皐事也
抑亦予責也於乎爾且屬纊今已偃木吾爲卮酒
幷芻一束尚饗

祭孫司空文 代人作

嗚呼哀哉惟公釋褐讀書中祕及拜夕郎抗直當世出按豫章奸墨斂避督學關中文章赤幟已而徧歷藩臬聲籍巖廊遂領中丞節鉞鄖陽允文允武不柔不剛矯矯虎臣膂力四方於是之時道已光顯 中朝推轂言還翰院禮部侍郎司成攸典公且引疾逡巡偃蹇 天子璽書召還陪京晉秩司空翱翔列卿謂士蓍蔡謂國典刑胡天不弔遽殞其生訃聞之日中外如燬儒紳流涕閭里罷市賜諡易名賜葬崇祀勒銘鼎彝炳譽青史嗚呼

哀哉侍列清華官至侍中世猶共惜坎壈困窮騖

公學問愼獨爲功康齊白沙後先攸同騕褭之材

或斲其羿鸞鳳之德或曳其翰天道猶弓屈張若

亂大哉易諱士也永歎嗚呼哀哉梁木其壞兮喬

嶽其頹斯文中墜兮圖書陵夷某也門生兮我心

孔悲轡聯南斗兮能不涕洟嗚呼哀哉萬里遣使

兮生芻一束情不能申兮悲不能贖嚮風長號兮

五內若斲山川間隔兮長訴我曲嗚呼哀哉尚饗

祭俞小江文

嗚呼嘗聞老氏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豈天之道

然邪予與君交垂二十年每睹君爲人子依於孝
爲人弟依於悌與人交言而有信分財廉處閭里
鄉黨下及僮僕之屬恩而有禮而卒孚效其效也
上不及母氏之終下不及孤之立嗚呼豈天道之
固然而遂令君之没且賫志邪然而予苟一日未
效事君之母與拊君之子縱不能朝且夕於其側
竊嘗覽君所以拊皋亭公之孤没不食其言而予
忍獨後君也乎哉兹特遣使吊君併移書以叮嚀
君之侍婢及蒼頭輩吾當爲君拊其孤恤其廬併
銘其墓異日黄泉相見當與君如生存時無憾且

汗也尚饗

祭亡兄少溪暨兩嫂文

姪輩啓亡兄南寧府通判少溪公暨亡嫂黄孺人

繼嫂郭孺人之柩合葬於西金之原弟珅具牲醴

致祭而告之以文曰嗚呼茲丘也即兄所憑堪輿

家卜爲壽藏而左右則爲兩穴以配葬兩嫂者也

時黄孺人没且四十五年郭孺人没亦二年豈不

欲即日藏其環珮妥其靈哉以他堪輿者來共指

而謬之故逡廵留滯以至於今及兄去年病没數

共姪輩徧度諸名山而未得也今且倐爾舉事予

甚惑焉及詢之兩堪輿一爲天長劉君一爲浮梁張君姪桂嘗携之過所封壽藏處謬指爲他家墓原也兩君者亦嘗漫云某沙某水某朝案合葬法已而衡陽周君來則又唯唯無他議乎猶色沮之然懼而不敢蓋按上古者春秋所稱卿大夫及士庶人之葬各以時或踰時而不克葬則識而書今且歷年多矣其所不敢沮者一也予少共兄弟輩卜葬先府君南溪公所携諸堪輿家徧度湖中山水越三載卜金不吉已而卜唐村之原輒吉唐村者蓋郎南溪府君所少嘗手樹桑而力蠶者間嘗口

授予兄弟輩百年後當以封遺骼也其事載唐太
史誌中今聞季姪楨初亦欲沮之私以禱於兄郎
夕夢兄與嫂命殯之樓而日亦照焉俄而夢中卜
卜復習吉然則玆丘也抑豈兄所手樹而自喜者
大較與南溪府君故事合其所不敢沮者二也又
按成湯無葬處孔子葬其父亦自謂東西南北之
人也不可以無識然則古之墓世不能考盡其山
川者多矣楊王孫遺令臝葬而劉伶則載酒自好
以鍤相隨繇此言之賢聖超曠之士其不滚滚於
青囊所指言者衆矣郎如予所自卜爲壽藏者幾

三十年數以卜築則又數以從令僅獲武康一區抑自謂佳山水而姪輩又以他堪輿所從而口吻吷吷者未置大較鬼𪆴之法起自近代半驗半不驗況世之習堪輿者大較甲可乙否人各異指乎卽欲從姪輩他卜又不知異日所指者何如其所不敢沮者三也嗚呼今且聽之矣兄與嫂其安之耶抑否耶夢之所示其偶耶抑亦兄之靈於九原之下所自好者固在茲耶葬且亟姪輩所屬誌兄之墓與銘乎猶不能及茲且封特告之以文如此而乎所爲嗚咽涕洟蓋欲從兄於猿啼鶴唳之鬭

而不能盡者尚饗

祭朱白野方伯文

嗚呼公之立朝本末矯然古之素絲羔羊之風間巳見於贈文公之孝於親篤于閭里其細行若櫛髮其病且沒若深山面壁之僧也則又揭而書之乎宿草之墳嗚呼公與日月俱遠矣而于家内外姻族公所按節翼而覆之者則生所不能報沒所不敢忘于又何以絜欵於衡山之雲嗟乎五湖之曲三湘之濆其相去五千里而遠也況于衰且耄不能如徐孺子之炙鷄漬酒以奠也巳而嚮風流

溯則又或與七十二峰之山靈若降若登若遠若近與公之神相為太息而氤氳嗚呼月照兮空流光猶鳴兮空悲羣湘纍之在江上不知能助子之訢且泣否而公其聞兮無聞尚饗

祭司理張母文

嗚呼賢母之行非外庭之所獲睹也閫帷之言非縉紳之所獲聆也惟我司理公迎太夫人就養郡邸稍稍聞公敬共不違色將有道其出而服官甘苦茹澹非其祿不以食且衣不異李景讓之事鄭母也其所鞫囚讞獄一切械等不忍附世之亟疾

苛察於以獵聲問而市宦遊不異鄭善果之賢嫠母也頃者中朝徧召郡邑吏之最入補臺諫獨遺我公郡之吏民方潦潦然而太夫人何以忽爾仙逝而不及遲公之羽儀於天朝也然聞公之報政聖天子採按節使之書其最按故事而賜之璽書以封霞珮明璫之寵亦彰彰矣第郡之吏民所不忍司理公哭泣之聲哀墨之容而于所最痛者素旐前矣予欲引紼而無從神其有知鑒予素衷尚饗

又祭亡弟叅軍文

嗚呼悲哉予銘爾藏甫及屬草婦隨爾喪中心如擣變兮阜兮十日聚族生也哲家言歸于好沒則遠行復同宅兆嗚呼悲哉鶴鶴兮月明猿吟兮霜曉于秋兮不歸空聽兮羽葆天地兮逆旅幽明兮開道我歸兮中林白髮兮烏老尚饗

祭姚海屋文

嗚呼海屋先生山川之靈氣既卓犖龍亦鏗鍧其文章則斧藻乎詩書其行誼則矯矢於典刑在漢世則可擬之乎賢良孝故於唐室則可列之乎宏詞明經惜也少而省試不幸數為有司所擯及其

曉而待次始及貢之　天子之庭出訓新淦大
雅不羣徙令廣濟吏業有名假令授之以一第因
當馳驟王路黼黻承明而豈特區區乎博士下寮
之稱已而罷官來歸搆廬南城閉戶讀書輒謝世
營或䟱乎百家之奧或潄乎六籍之精于也謭陋
言託文盟嘗携小傳以屬贅請生傳以要銘蓋將
于我乎百年泉石糾志沈溟豈謂遘疾遽爾蛻形
其始也以嗣子外交而貧其衰之殘缺其繼也以羣
小內訌而門戶之飄零近且出遊無方歆恨吞聲
遂致辟穀倏若遠行嗚呼吾玫古兮孰問吾抱文

兮孰評吾放歌兮孰和吾長嘯兮孰聽嗚呼吾欲排帝閽而號訴之嗟欝伊其無能奮起兮靡路望重泉兮涕橫尚饗

哀施南石大學文

南石先生之沒也其友人茅坤哭之慟遂為文以哀之其辭曰君其千之山石齒齒兮胡然而一夕其崩且摧君其若之水波漣漣兮胡然而一壑其涸以夷嗟予少慕青陽先生兮覽其文而誦其詩已而兄事長公相締帶兮復及弟視君而肩隨道誼固鏗然其金石兮而氣韻則鏘然其瑱琥時予

舉進士奮王路兮君獨纍然太學其來歸中道而棄去兮築園林於河湄廣且百畝兮間以曲坻前列梧陰暨薜蘿帶兮後檻松華併菊蘂貯絲桐與石磬兮兼漢鼎而周彝徊飛塵其隔水兮謝俗駕其不窺吹洞簫而鼓枻兮友玄眞與天隨子亦罷官而解紱兮共歌白雲而採紫芝予且唱而君且和兮願分丹竈而卜漁磯歘白首其同歸兮豈謂君忽長逝而莫追已焉哉天寔爲之嗟予五內其若錐抑九原其無路兮歎長夜緊何期聞元伯以巨卿爲死友兮殯車遲白馬而不移孔北海之悼

蔡中郎兮顧覩虎賁其伊誰羊曇行哭西州兮零落山丘抑何悲夏侯之好飲兮倘彷彿其在帷原父没而貢父繼兮予瞻之病將疇依聊嚮風以投弔章兮欷歔太息涕漣洏

祭俞小江文

嗚呼小江之病且篤遣使移書告予曰彝不幸遘病旦夕殁上有八十之母不及養下有七齡之孤不及撫公其爲我暨公子章丘君善護之茲萬曆乙酉秋八月五日也予泣諸君所請九月間君竟没予遣使函文祭之且移書歷城令善事君之

毋拊君之孤謹操筦鑰無失尺與寸一切家事聽
君所授俞池兄弟因追記故所嘗知君家業絫數
千金按歲所入與其出計當歲可及百金而羨二
三年來數時時遣使視君之母與孤時時爲書丁
寧之者如此其書可覆也閒以君家事屬故桐廬
令楊公楊公曰諾又屬太守鄭公鄭公者故嘗令
予歸安於予有肺腑交已而楊令從官去南海曾
公來代予適從省城親曾頻長者予再拜稽首亦
以君所屬屬之曾故嘗覽予文章而締以神交者
下車之夕輒遣使呼君孤兆麟予摩其頂而慰之

曰明茅公於汝父有生死交故嘗以而父所屬者屬我今而後族里奴僕間有陵轢蹊踐及而者悉以聞我已而君之家適以里賦從事曾爲寬恤之豈謂君所託奴俞池瞰君之沒無他兄弟內所携孤而朝且夕者惟陸姊而已旣屬簪珥閒毋敢出帷而君之母又衰且耄與其妻日夜狐媚之不獨竊君故所貯之貲併君所遺田地賣廢者幾百畝矣于所遣使過視君家稍稍聞池夫婦玩弄毋氏若贅疣然侻視陸姊若奴隸也其弟俞湯所從君而孩髫過于者君嘗特愛之如子近亦不免隨其

兄且役矣而較之池其罪稍薄竊悲君既歸年而
以家屬于予既不自量業已許之其敢負君聞曾
尹既罷官去予再移書泣而聞之鄭太守公太守
公仁人也君家事當必不靳以身捍者予將乞太
守公法削俞池夫婦之後仍籍其家姑聽俞湯職
掌之爲手冊而印鈐之者五一以授兆麟一以授
兆麟之外家蘭溪章氏一以存之府卷一以授汝
在及君之友吳大鳴一以藏不肖處約湯目而今
而後一切内外家事不得如兄池乾沒按歲所入
與其所出當如君故時歲貯百金而羨以需兆麟

之長且婚君之殯三年矣子於君所屬纊時而許君者如此故於今不敢自背也君其以爲然邪抑否邪尚饗

祭亡叔觀瀾公改葬文

叔父之葬花溪也蓋吾叔父自謂少習青囊而得其地之至者其没也携吾手而訣曰汝第爲我葬之此法當以卯山酉向巳而豐城劉生來亦如叔父指且謂面浮印二層而左右水與沙帶縮如交牙其去東北也一里許而又接西北逆而南來之水復走里許迎西南東南之二水以滙於其後玆

固吾叔父所自實且謂栗木村之葬澹葊爲最玆特次之及卜葬未幾庶母歿五弟與七弟相繼歿其婦與子若孫婦則又歿而今年孫一家又歿盡少亡者且家日以落故所遺產且半毀矣故予同姪謀爲改葬而栗木村先塋之東二百步予嘗得田一坵蓋外從西北西南及南來之水盡從巽入而縈流於其前透迤而右從先塋以出而左復有二水以層抱於其後法取亥龍丙向而迎巽玆地也予識之十餘年矣而頃者豐城王君復嘖嘖稱不置予猶以叔父之入土幾三十年遲疑者久之

及啓故所葬者凡五棺並水且溢槨矣不勝悲且
泣豈嚮所築墓宮不如法邪然三和土世所共尚
者今年旱乾河流並涸矣而穴之內獨若此豈地
自爲爾邪于同姪謹以戊子十二月二十四日移
葬于茲大略湖之平地以水爲塹法不當穿坎深
今特培土甃磚以葬嗚呼而今而後不知吾叔父
及嬸母以下其所藏遺骼而以蔭子若孫者何如
也或曰三水之縈若縉帶而左從巽以入右從乾
戌以出合堪輿家法後圖當有詩書而冠蓋者出
矣其然邪抑否邪澹菴公之葬堪輿家並圖而載

之以行于世謂吾父子舉進士科第當綦綦不絕堪輿家僉矜而誇之而今叔父所葬處亦即故葬之門戶得無亦繼之否乎天之佑否不能知然於茲亦傳所謂親喪所自致而盡其心也已尚饗

祭亡壻金鶴埜文

嗚呼吾之所欲憑棺而號哭嚮風而涕洟已詳載之誌及銘之碑冥路已隔夫復何辭第與結髮所生在子惟積在壻惟君與懋德十年之間相繼凋亡少且壯者既零落之殆盡而吾之老且耄者又何能支拄而久長嗚呼殯車已啓今寢之帷素旐

巳翔兮河之湄玄宫且卽兮心之摧泉臺茲閟兮魂之馳而今而後無復可追固知天地之為逆旅古今之為一瞬然而骨肉之間剌腸剸腎誰謂釋氏之徒苦空而了情抑何能忍酹之巵酒五内巳窘神其我監玄壤無殰尚饗

祭居省心太守文

嗚呼公以倜儻繇華之士剔歷中外者幾三十年而所至民謳所去民思然宦轍數坎壈而蹇連方其繇苑馬卿而左遷公且欲賫志於林泉公雖不能市交以翱翔乎霄漢抑未嘗忤世而胡為徼矰

於鷹鸇再補常德稍聞治聲家屬方携以閩前迎
抑冢子之未幾復殞命於客程將謂天道之福善
而禍淫兮公則恐恐然冠履之不勝將人之惡盈
而好謙兮公則循循然幅尺之是繩圖史四壁蓬
藋一丘豈古所稱久宦者特減產而窮愁乎旣以
弱息而許聘乎仲子語所謂同舟而失維乎中流
痛嫠處之無托閔諸孤之伊儔嗚呼悲哉予將卜
公窀穸問公田疇內所仗者孟季之諸昆而外所
捍者壻君之一籌嗚呼巳矣乎天寔爲之謂之何
哉茲特薄具俎豆醑之壺觴神其有知來格來嘗

尚饗

祭積兒文

嗚呼爾以騕褭之才而困於粉黛與麴糵以馳騖之氣而窘於囹圄與縲絏茲固我之不幸與不德抑亦爾之自戕與自孽也嗚呼悲哉世或謂儻宕若孔融而操且手爲殺之藻鑑若禰衡而操且搆他人害之以予觀之融之封疆之言得非犯其左腹巳乎衡之漁陽之摻得非啓其妬心巳乎老氏之誡孔子者何如也而爾不能持以此招尤輒以此賈禍予之所深痛而裂肝腸飲涕泣而無如之

何者爾既沒而汝子元禎稍出爾所手刻雜詩于
及從獄中所自序千餘言予覽之一字一淚者已
焉哉謂天爲之乎謂我不能救而卒以殞爾之軀
乎今元禎卜葬湘溪之墟山明水秀縈迴若帶當
其鶴唳猿吟松陰月寂語所稱地下修文郎爾或
以之自嘲自釋者然而弔豐狐於𦵏丘哀翡翠于
叢萏明之不能慰若父之存幽之不能送若母之
沒不知九原之下其所懷悲而抱憾者何如也尚
饗

祭王敬所少司寇文

嗚呼公之學上下千古矣而其所可聞見者或諸子私抄與夫宋元綱目諸書公之才經營四方矣而其所及指臚者或淮海漕議與夫閱視塞垣諸圖然而望之所嚮數以譽起而名之所役抑數以譏阻是故翱翔王塗馳驟當世僅及新鄭相公五七年間耳其他若華亭則窘而縶之於 肅廟之時而江陵則又忌且權之於 今上之始賈誼年少漢帝非不知之矣而絳灌諸公則從而出之長沙李綱石畫宋室非不亟之矣而汪黃諸人又從而置之提舉假令 伯紀諸王或及見之施

行而何以有淮南七國之憂經理兩河或及久之樞莞而何以有建炎播遷之患適者　天子輟朝肓官未立邊塞兵端中外洶洶或欲建議辟召公輩而忽以訃聞矣嗟乎嗟乎公之位在卿貳不爲不通顯矣而予猶飲鬱公之年及七十不爲不眉壽矣而予獨抱泣盎以干將之劒不及剸刃虹霓也而特以試之梟鴈犀兕之間騕褭之材不及蹀血萬里也而僅以困之老驥伏櫪之下此予所以東望海上不能不爲潸然出涕而嚮風以號也所爲慰者公之諸子翩翩乎潁川荀氏矣益以掇

巍科奮明時而予之中子則亦稍稍附籍通家而他所讀父書者未艾也嗟乎嗟乎公於九原當或爲我而兩相欷歔而亦兩相禁期者已尚饗

弔孝義先生文

孝義先生者少宰沈公一貫所題　勅贈監察御史吳公喬栢者之墓以公事父孝及撫諸昆弟類獨行歸道亡者金與燬券解夥類節俠茲固古有道者之遺而　璽書之賜簪紱之寵或不足以盡公於是不書其爵而特私謚之曰孝義先生蓋志公所自好也予按古之弔屈原者往往爲文弔湘

江弔長沙間不自量聊抒微辭雖忠孝不同言悲
愉不同情而高山仰止之思則均之或可以風也
已其文曰吁嗟乎先生之起家而貧兮去黔婁其
特寸方丈之困魚鹽而殁兮欷歔流涕無以資饘
昆弟之鴈行五六兮僉顛沛其不以瓣獨脫閨帷
之簪珥兮營高敞而表疆畛躬操畚鍤以負土兮
雜傭作其羸窘逾百日而鳩工兮始閭伯仲翳移
櫬然且獨附馬鬣而壘石兮犖犖乎狐兔其露寢
里共呼爲孝子礫兮于今猶指睹其凛凛已而喪
繼母兮又與生我者同悲哀諸季僉流徙兮若不

與聞乎罍綠況有猶子曰榮徵兮少出亡其來歸抑及吐哺而詩書兮相與提携其孔懷其尤卓犖者事伯兄若父兮日暮矢溺其躬携病肺亦肺兮病瘖亦瘖何異古之劉駒兮喘息呼吸其相隨閽拾道行者之亡金兮或及百鎰而美獨野宿以旅俟兮倒篋歸之不啻半旁觀者嘖嘖太息兮滕高風其無畔島夷騷驛烽燧兮州邑老稚其奔竄城守者其戒嚴兮或閉關以扃鍵公又穿女牆以懸餉兮救餓殍其無筭吁嗟乎先生之純孝通天兮抑且細行之不能髮櫛以書有司捘讀法而榜之

亭兮中丞抑及傳檄而旌其廬百世之下御風者
飲日星兮于也願附執鞭而景流波往之一言兮
當共閩之山水照氷壺聊以俟史氏採風而錄兮
吁嗟乎孝義先生其不磨

祭張元洲宮保文

嗚呼仲夏之朔獲公手牋覽我寄什呼我列仙午
日之後忽焉訃傳不勝號泣五內欲劇緬惟嘉靖
之甲午兮附公鹿鳴於其鄉茲萬曆之癸巳兮甲
子剛週而遽亡六十年來之縉帶兮庶幾管鮑相
翔翔一旦蟬蛻而仙逝兮能不懷悲而抱傷客或

慰我公之享年八十有三兮其壽算固已踰夫期頤公之宦遊累官宮保兮其金紫固已首列夫彤墀況其去國也以直道忤時兮皎乎與日月相光輝　天子之採　朝議而賜存問兮頎然與宋之文潞韓魏共委蛇按節使上書以聞兮　天子輟　朝而震悼行且下禮官以賜葬兮併及贈謚而祭誥茲或先正胡端敏公之遭兮豈不與吳越之山川相矜耀吾黨之比肩而遊兮又何必潸然而唁弔予獨謂范巨卿之與張元伯兮古所稱死友而涕漣方其白馬素車以號哭兮執紼引柩

而喪始前羊曇之痛謝太傅兮行不由西州而徹樂彌年蘇子瞻之訃至京師兮王定國張耒相與出俸而薦福禪嗚呼嗟淒風兮傷我心望素旐兮攉我襟爰具奠兮淚淋淋訴黃泉兮深復深尚饗

李仁卿弁配貞婦施氏哀辭

嗟乎君蘇孩提與弁髦兮從予綰帶相翔翔並以姑之子而弟兄兮肩隨鴈次而同堂予穉耨而宦遊兮君忽中道而殀亡問其年僅二十有四兮遺孤及寡而悲傷朝飲荼而夕啜蘖兮零丁百苦其備嘗毀容矢不他適兮中道氣絫守空房年且七

十兮從一以終鬱相望子也孝弟力田兮孫也詩書與冠裳其生也不聞　天子旌廬兮其歿也或及錫命而褒章兮特欷歔以賦此兮題之玄旐其無忘嗚呼千秋之下兮瞻白雲而山高水長

建縣令任公祠功成祭文

萬曆二十三年所建故縣令忠齋任公之祠工巳竣河南按察使司副使致仕莘坤同姪舉人一桂擇三月十有七日奉公之神位入祠爰具羊一豕一致祭於其靈而告之曰公之佩　天子之印綬而令我邑兮孳孳然視民之如傷適水旱凶荒

之相仍而民且艱食兮鰓鰓然吐哺而拮据勞來以勛勷況先年之積逋兮所司或已謬爲牒完於朝堂方使者之奉璽書而至兮甚且停俸而勒償公入則對上官免冠解帶而請罪兮出則對胥徒疾首蹙額而涕霑裳輒村不以僇辱之殘喘兮而追呼不以騷驛乎村鄉嗚呼公非陽城之撫字心勞兮而催科獨拙於其時豈謂戊子省闈之供奉也輒抱癰疽其不支未幾而喪亡也仙靈偃然其逝而不可追予以年齒八十而衰遲不入郡城者已一紀於斯夜半聞訃而號兮不能不共諸父老

相携以涕洟嗚呼覽公之官舍如懸磬兮無以爲斂且竊于出平生所購壽木兮以之藏骸骨而返櫬嗚呼下之山兮頹且崩君之水兮澌且竭湖之闔城老稚兮若喪考妣其慘裂於今寒暑且七兮無不欷歔而嗚咽于故請縉紳大夫共建祠於峴山之巔聊中歲尸祝而俎豆者之虔白雲兮縹緲綠波兮潺湲百年兮其無訢千秋兮其靡贍尚饗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行狀　墓碣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公名汝楠字子木生而頴異甫八齡隨父夷軒公遊南雍時甘泉先生進諸生講白沙之學公以兒年與父稠人帷中從旁竊聽之輒點頭一座大驚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函　璽書賜齊楚　諸王府所至輒按圖眺名山賦爲詩歌鐃之碑記以貽四方片楮所落人呼曰漢之禰衡也與燕張言河

南高叔嗣毘陵唐順之晉安王愼中錢塘許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輩時時以聲律相高而公之譽問翩翩海内矣已而爽軒年且衰公繇刑部員外郎上書乞南省以便祿養於是改南刑部尚書顧公東橋聞人也雅奇公才公至遂爲忘年友久之出守歸德歸德故州也雎陳之間多巨盜稍稍嘯聚竊覬非常者改爲郡而公以才爲郡太守佩二千石印綬首出鎭之下車不數月郡中肅然當是時公以彊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歸築一室於前山之麓且跐賢豪士不當以五言終

身也於是下惟讀三代以來孔孟莊列荀楊下及騷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最注心者古六經今所刻諸經札記是也服闋補衡州衡僻楚之南服故多廢而公則撤去故守歸德時幹局稍稍以經術醞釀之不務聲名惟以廉白長厚待大體民甚德之朔望數進父老於其庭與之揖讓問民疾苦復飭石鼓書院與諸生弦誦其中予嘗吏粵南過衡州始至封以內問諸州縣父老父老僉稱曰宋鄭清之以來罕有也已而公復召諸生歌石鼓之堂珊珊戛金石抱經倚席讐次如掌蓋漢文翁守

蜀之遺也封以內多名山岣嶁祝融七十二峯之勝而公既故善詩政暇數出遊遊必詠歌大略多附古者列國之遺郡之吏民至今能誦之者公既去郡之薦紳先生暨吏民尸而祠之徙四川按察司副使公上章乞終養不報歷江西參政公又上章乞終養不報已而夷軒公不忍公之數上章不得也廼過江西邸舍公出則治簿書入則侍夷軒公父子以道相師友間行郡輒過鄒東廓祭酒羅念菴司諫時時相與論學以究性命之旨久之夷軒公病且革公輿櫬來歸服闋徙山東按察使再

徙江西左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河南召爲兵部侍郎典戎政嘉靖壬戌會虜犯京邑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公從諸公卿視犨西齋宮上從帷中望見公貌寢出公爲南工部侍郎尋卒於官予嘗按公學凡三變而其涖官持政亦數與學相上下初釋褐時競爲聲詩然鑱刻藻麗過南省則洗去鉛華合嚮郎劉諸大家矣歸德以後稍稍進經術然所至猶不能不以才指相高守衡州則寖寖近古循吏矣已而由戎政來歸于察公貌而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又若泠然萬物之外而世

之升沉顯晦不以侵亂其心者殆庶幾乎古之有道者已此其學於江西所得爲多公生平好著文章不事治產內外綱紀諸僮僕米鹽以下金聽臧夫人操筦鑰謹出入而不之知故公自少服官至卿貳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共從遊往往若披穆風神解以去亦忘公之歷官卿貳者嗚呼若公者詩所稱不競不絿國之典刑是已惜乎享年僅五十而沒沒之日南都公卿百執事以下無問識不識相與憑其棺而號爲之潸然出涕訃聞於
朝
天子爲之賜祭葬中外士大夫移書臨弔

者不絕公之生平緒帶交惟工部尚書朱公鎮山
禮部尚書董公潯陽及予三人者爲最深公旣沒
而予與董尚書公共收其遺文恤其孤然很力不
能振而朱尚書公猶時時書寄貽嗟乎公之遺孤
僅六齡今猶客寄外家未還也諸僮僕尋亦零落
且散而門戶孱弱如帶矣嗚呼予忍言哉予忍言
哉按公家乘世系可覆者自宋直門秘書郎源自
新蔡扈從入浙於是始占籍德清七世祖舜卿仕
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
浩生綱綱生本本生公皇父麒麒生公父夷軒公

玘由鄉進士歷延平府同知公以南京工部侍郎考蒲王父而下並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妻臧氏並贈爲淑人臧淑人先公二年没再娶吳夫人公之子一人炳齊廕爲國子生女二人長字予兒國縉次許聘孝豐吳稼新所著六經札記而下別有自知集樞莞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於家

亡嫂郭孺人行狀

郭孺人者家海寧其先世昭乾嘗遇異人授秘方當宋紹興中以醫幸天子因得召見賜姓趙故浙

以西世稱趙郭而世且有聞人矣孺人年十八而歸于伯兄南寧公公故田家子孺人一旦棄去紈綺璣翠出爲田家婦事于父南溪府君及于母李夫人以孝謹稱府君喜治產數當乏絕間招賓客釜且櫟矣孺人往往色將之甚且私脫簪珥佐之此于府君及于母夫人所以數愛而字之爲順婦也已而于與弟艮稍稍長相繼娶兩婦兩婦者命兄事孺人而孺人數以所事府君及母夫人者相推輓而兩婦亦時時得以免罪譴也于女兄弟四多不幸或少而寡或丞世或家且中落困而來歸

孺人又能推乎府君及母夫人者而骨肉之遲之以衰白無間言也南寧公故澹宕不羈少操貲賈游四方一來歸輒一買姬而孺人輒笄之一日從商船中載而來歸者三人內外且大駭孺人獨不厭亦輒盡笄而字之故乎兄所後先帷侍者十二人燕趙既粵雜遝以進中或蹌踉甚而孺人僉纘而母之不以遺也嘗有寵姬亡花鈿公且疑孺人妬而匿之也孺人竟買金歸之已而姬之母出故鈿他所姬始愧謝尋且死孺人猶姬而殮之不以恚怨也孺人執婦道者四十年其他細行里之房

閫或及或不及至於曲處姬貳之間則而不越厚而不渝庶幾乎國風關雎之遺者已此孺所以每歎服而私相師友之者孺人所自爲乳子男二人長一相太學生次一桂庠生女二人一適王漢齡一適施守官並庠生前孺人黃所遺女一人適朱繼芳他姬子男二人一楨一櫝並庠生女二人一適李之麟庠生一未聘孫男一人明徵女二人孺人撫諸子若孫而教之咸有法所娶諸婦並以故嘗躬事府君及友愛于婦輩者姆儀之病且沒內外姻族及里巷之媪過而哭之者幾千人或辟

踊幾絕嗟乎婦女之生也若彼其沒也若此抑可
謂古之彤管所載琚瑀璜珮之賢也已予姪相等
伏地而號且悲毋非海內之名公鉅人爲之誌且
銘其墓則無以彰毋之賢而垂之不朽屬予撮其
行略而爲指次之者如此

張節婦墓碣

予過郡邸同客晚步溪上有一男子跣伏地而號
曰不幸少孤毋張且歿弟念上無舅姑下無伯叔
孤不免轉溝壑無以延先祀故抱孤日夜泣釜且
屢矣人或强之嫁毋斷髮自誓又抱孤日夜泣

勤績紡或爲隣嫗刺繡浣滌傭故獲拊孤需其長以迄于今年七十矣縣有司按里中長老言申其事于府府上之監司及御史臺覆之無異牒按國家故事疏當聞之　朝旌其廬孤貧無以爲胥史勸故中寢頃且久人或以其事聞之叅政朱公公爲檄縣有司出庫貯若干金助之葬嗟乎孤無氣力不能顯其母然郡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歌若干什以寵榮之竊願丐先生一言碣之墓異日兒孫從孱弱或歳時過掃稍稍低徊覽睹之亦足以鏡來世也予聞其言矜其色殊嗜嗚涕洟不自已罔

其氏名曰姚世英也客曰茲郎某里張節婦兒也予所故聞而耳熟之者也已而出所抱御史臺及監司郡縣者所申與覆之牒又及他縉紳大夫所矢歌大較如世英指余悲而許之顧病甚閒一出郡邸輒一過跣而伏予閤辭以病英復輒喑嗚涕洟不自已如初予悲而書之曰嗚呼世之賢節婦者以節婦貧而不二嫁而卒能立其孤以至於今也顧英卒以貧困其所請之縣有司而郡而監司而御史臺而他縉紳彔彔不自已今復請之予不敏其所為喑嗚涕洟跣而號者幾不秦庭之哭英

非古所稱服勤而不没其親者乎哉嗟乎張之生也不及旗盧而没也猶及題其墓若此百年之下里之過而采樵其忍剪其樹乎哉傳曰閒一得三予始得其母又併得其子於是乎有感時萬曆四年秋七月望日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歸安　鹿門茅坤順甫著

家乘録

丹徒紀事

嘉靖庚子春予領青陽令青陽跨九華山而縣其君子則閑於文辭其小人則好設機利力闘訟予以六月二十四日赴官迓於道而訟者凡千人予與民約法無訟惟力田習禮讓衆皆謝去已而頗厭其邑之故豪而訟者與其黠而姦民訟者稍稍按法收坐之其邑多冶金而僞虛而市者僅數

百家而治者半于又廉其僞甚者收坐之餘金齒之境邑人大悦于覡縣僅六十五日而以先君南溪公病没奔喪來歸矣邑之父老携其幼遮道而哭送之者殆千人巳而先孺人繼病没壬寅服闋癸卯秋始及調選補丹徒丹徒縮江而縣頗衝疲予時以哭先人之喪過瘠病怔忡日怖死棄欲謝撒矣友人唐司諫過于強之且曰君非死病也君特耗心血而怖耳莊生不云乎冠鑄者巧金鑄者昏拙丹徒故多名醫君姑之官而醫醫不效投牒自免未晚也予以明年二月之官夏大旱當是時火

入斗而南由蜀漢抵豫章北迤江淮吳越蓋數千里也而吳越爲最甚民大饑猶幸徐以北黍稷麥菽稍稍收也然江淮閭閻閉糴穀價日踴石千錢于廼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脉也一不通則闔血爲患矣五伯會盟猶且恥之而况於四海一家乎聞古之救災者增價以招商未聞閉糴也諸司盍罷令已而于以救荒無他法惟顧多糴廼括縣之厚貲者數百家令其四出糴榜曰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聽各隨便轉糴官無與已而縣境内轉糴而貯者累數萬

衆稍稍恃以無恐予又括庫金凡數千金而贏則又請以轉糴或得其什二之美以備賑恤撫丁公一夔下其法於諸州郡於是穀價稍稍平然濟浦而下北及京師兌減半頗聞京軍以月糧籌轉市每石僅三錢予建議頻年歲饑戶部於漕糧中數靳不肯多議蠲莫若於請蠲之外多議折多議折則每石五錢兌耗七斗七升咸可減免　朝廷且不費而惠矣便甚巡撫丁公大悅上其議於　朝於是江南諸郡漕糧得蠲者四十萬石議折者復八十餘萬而以本色輸者特八十萬而已予時又

閱南京倉可支五年而美貸議減價平糶之法於
丁公丁公則又轉以咨於南戶部而南戶部奏如
議江南雖旱甚而其穀價卒不甚貴者凡以諸蓄
故也丹徒之田半枕山半枕江枕山者惟近池塘
者稍及稾刈而已餘並旱熯死而枕江者猶得以
時其潮之升而相灌溉故獨無患乎廼請以蠲者
及其不盡蠲而議折者歸山田餘則以歸江田而
山田之民得以無稅也已而編里甲乎按故牒凡
戶禮兵三部歲派如袢襖淺船光祿寺肥豬肥鵞
及歲貢鄉飲酒之屬歲所不得罷他如工部坐派

二硃顏料生熟銅皮張之屬則嘉靖以來歲所緩解卽解亦罕及掣批附卷者大較縣之猾與其吏胥者互相侵牟而已於是括縣之歲額凡萬金乎題議罷去者五千金其五千金則以歸江田南山田之民得以無辦里甲也未幾編均徭除巡司弓兵額係江防外其他若舖兵阜隸甲首門子館夫渡夫之類固可十而五六也於是舖兵故七十餘人而議罷者四十餘人阜隸故二百人而議罷者一百一十人甲首故二百四十人而議罷者一百六十人門子館夫渡夫而下率倣此縣故額均徭

凡五千金而子之議罷者殆三千金其二千金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又得以無辦均徭也已而又推夫按故事毎田十畆推夫一名計銀五分七釐大較歲推田匝縣而復半甚且再推子廼罷去諸所不當給夫者士大夫之綰㕑傳而過亦議以災弛力特爲減革故子吏丹徒凡二載而其推田夫特一匝而已歲所省亦不下數千金然亦金歸之江田而山田之民亦不以及也時則江田之民不加賦而山田之民稍得以免官府之科而其爲掘蕨煮草剝樹皮而食已而散賑按故牒金以聽

里胥者之籍而已乎閱之里胥所私者什七八也核之者再猶半僞乎一日遍召長鄉賑者而日歲大饑其所不能輸賦者衆今且不免代爲之輸矣奈何衆皆泫然泣乎亦泣因括實徵册而授於衆日若各以戶之下下不能輸者試别而識之凡得數千戶彼方以代輸爲惠故特力檢其下下者以聞於官而初不意乎賑饑戶也乎既得稍稍按之以爲散賑者㮣𢾾之籍矣然此特籍之在官者而已其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閭里之間者殆衆也故特放賑者多聚城遠者一百二百里近

者亦不下五七十里及聚而不以期往往饑且疲
死者相屬間得賑幸以守支日久而歸則空囊矣
予迺以單騎遍行縣且故所括縣中厚貲之家聽
其互相轉糴及散庫金而貯者殆碁布於諸鄉者
也於是按各鄉所貯爲之沿鄉而賑約以某日抵
某鄉某鄉之饑故籍於官與其未及籍而告者並
聽核核既信人各食之以粥而給之以印符曰某
饑戶該穀若干聽其隨便而支貯穀者則各按戶
收符爲券已而山谷之攜瞽聾廢及瘦且惡疾者
屬於道予一一爲之拊問而賑賑者凡萬八千戶

而以之覆里胥所籍特什之二三而已予散賑匝兩月雖病怔忡不敢厭倦凡窮山絕壑無不携病而過按戶而食活者凡數萬人然卒以沿鄉而貯沿鄉而散卒僉免守支與其聚而為疫者之患也當是時江以南饑而待賑者數十州縣巡按呂公洵下散賑之令曰災有異等人有異材地有異宜諸郡縣其各上所散賑之法予按古散賑之法惟曾鞏趙忭為最然特紙上之言而已及按縣又不得不隨所睹而布畫者予一切細大僉隨便措置而撫按諸公又過以予所建議僉中機宜也每一

議上不特按行而已且并下其議於數十州郡數
十州郡或合或否然大都採于議而相准以行者
什七八也已而　天子勅各撫按凡諸郡縣吏
救災有異政者其以聞而撫巡二公僉以于首江
南諸郡縣聞於朝于亦尋得入爲禮部儀制復徙
吏部司勳矣此特議災行賑之略也他如恭爲儉
約問民疾苦凡受訟毋以期其及兩相輸而罷不
願招擬而讞者聽故訟者百人其及按罪收坐者
特五七人甚者一二人餘皆面諭罷去故人人自
便凡徵科毋以笞與民爲期會而已縣庭中嘗竟

日無人迹者鄉大夫唐公侃故孝廉以南京刑部
郎中没於官而無以爲殮則解囊中金爲之殮而
歸又爲之市腴田八十畝以食其家請唐司諫銘
其墓祠之於學宫令其孫得隷之衣巾以奉祠事
特耻爲俗吏孳孳然以興俗約法便民爲務閒則
聚生徒與之解經問難不輟寒暑御史甞秉軺刺
縣中大猾犯法者輒自劾曰某治官無狀然他無
骫法者御史爲之霽威而罷御史又甞議勸分子
前曰古者勸分之政譬之剜肉而食人也縣中獨
有勳戚家若魏國公而下所占没洲田而負官租

者殆鉅萬按法追之則不必勸分而備賑者半矣御史大悅復欲收坐之尹特抱案不以上出以諭勲戚家亟爲輸官且免罪入以解於御史庭且請租既至乞無相坐三日夜江上艦米者魚貫不絕凡萬餘斛其事上多太强繩下以威而不盡法率類此借也其志雖勤而經術疎淺不足以做古者循吏之遺此則到今來猶多愧心者也嗟乎使尹今縮縣綬爲吏豈敢蹁蹁若是已乎時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附錄丹徒縣荒政記祭酒姜寶撰

嘉靖歲甲辰鹿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
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爲災他令長講荒政而莫
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饑甚
而徐沛以北歲頗登既嘗移檄諸司請開閉糴
禁通商矣又聞　京師因徐沛以北歲頗登也
而米價不甚踴於是議請蠲之外又議請折折
於歲額不爲損而每石省耗費且三之二其爲
民賜益大略與蠲等巡撫丁公是其議而疏行
之時江南歲漕以請得蠲者四十萬而折倍於
蠲其以本色輓僅十之三四而已公爲丹徒請

而兼及於江南如此又以丹徒之民桃江山而
田者殆相半山田旱而赤地矣猶幸洲於江者
因潮以濟溉也而稍稍收於是爲通融酌處之
法以請而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
田而山田之民得無稅又於里甲均徭夫差三
者皆援弛力薄征故事請於院司府減免其半
以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辦里甲均徭郎
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
民因寛稅役也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公又
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有田而

田少稱下下戸者未遍也於是乃議賑先是公以徐沛間歲頻登而請開閉糴禁也括庫金共五千餘充官糴之本而民有厚於貲者㤥令自往糴官不禁亦若不與也但令揖置所糴於各鄉以待行事既而又慮里胥者籍饑戸往往欺也則悉召長鄉賦者予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戸以聞陽示檢有漏則責令代之輸彼方以代輸爲病已故悉檢以聞而不知公以此覈饑戸也凡饑戸之籍於官者既得矣公又以按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閭里間者未遍也於是

又議爲沿鄉審放之法以單騎遍行縣每至一
鄉則故嘗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僉聽核
核而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饑者執符以
受粟而主賑者按戶收符爲劵前此厚貲者之
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以取
償而已公葢以此爲佐賑之一策亦未嘗奪其
有以盡予饑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八千戶
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葢前此饑下戶以聽審
而守支城市中其爲勞且費與聚而爲疫癘之
患旣因公以免而里胥者又無緣得售其奸欺

貧者蒙惠而厚貲者之家亦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於乎公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故公去丹徒已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日凡來屬予爲記者玉山嚴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口也於乎難矣難矣予嘗謂救荒猶醫病然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過盧扁視病人能盡見五藏癥結人謂盧扁非常人能通神如此不知其非能通神如此也意到故也公於丹徒荒政豈亦所所謂意獨到能

通神者歟不然事至難處亦難濟何其善處而能兼濟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今年適大水為災正疾多而病道少之時丹徒士民者安得不思公乎亦安得不為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為公記其事乃為盧扁者傳寫其方事也而水災與旱災異江田漂沒與山田赤地同又在後之長民者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庶有瘳於公通神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公名坤字順甫湖之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所可見於世不止此而予所記者荒政也

故荒政外不及云

府江紀事

嘉靖辛亥春二月予由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陞廣西僉事時頗聞執政所措竊自憐顧爲棄官投檄矣秋七月適應警菴公櫝總督兩廣輒遣吏移文強之且再予始以壬子入粵右粵右諸道惟府江爲最險兩岸山既壁立盤礴六七百里而又叢木深箐諸猺獞數出沒刼殺吏民正德年間陳公金大征無功而府江道兵威不行遂以抓壘與諸猺獞相羈縻而巳陽朔縣特甚陽朔縣抱江而城

叅縉府江之咽喉者數十年來古田諸部落刼掠
吏民稍稍蠶食諸州縣甚且縛陽朔令及其哨江
百戸殺之督府歐陽公輩嘗疏請三省夾勦未果
已而應公至陽朔吏民之泣而請兵者朝且夕也
比予至公輒以函牋賀　萬壽事檄府江道兵備
副使楊公而故以署府江道檄予且以大征一切
軍興事宜屬之予抱檄行部稍稍按徃牒及帳下
吏士諳兵事者大略治南粵諸夷莫善於鵰勦莫
不善於大征何者夷雖醜類其凶悍鷙鷙者特十
之一百之一而已擇其渠魁而鵰之而餘不以及

則諸部落罪案始分人人知懼大征則湮山刋谷
而部斬之矣其爲功莫眞於鵰勦而莫贗於大征
鵰勦者師不移時倏而入倏而出如鵰之搏兎然
故其爲功最眞而大征者非徵兵儲餉者踰年不
辦兵未集而賊皆走險矣其始也兵連禍結其繼
也幸斬他賊以緩罪故其爲功多贗然當事者往
往利附大征而不便鵰勦大征之師如泰山壓卵
奏捷之後輒冐爵賞而鵰勦之法少不利則罪且
收坐之矣予故深憂之又按故當事僉知鵰勦之
善而不敢遽行者有三一曰將士不勤習二曰糈

道不審三曰機事不密于按部署諸戍兵凡五千汰其老者弱者及括其空名而隸尺籍者于是嚴之以古者什伍之法使之朝夕勒戰而上中下其食焉上焉者則授之摧鋒或爲伏監而以將領之驍悍者統之次焉者則列枹鼓赴于櫓而以將領之老練者統之下焉者則以給兵馬備禦之役而巳又日出金錢分給諸將領各自以所部署之兵相團射及其槍牌諸技於是人人頗願自爲戰而又以嚮道不審者諸獠獞並阻山谷之險縣崖飛棧深林茂箐故也我師之偵者既不得入何以測

彼巳習向背而覘緩急於是別募死士爲緝事軍
且令各携善繪事者而入夜行晝伏分道深入至
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某賊巢爲左某賊巢爲
右某巢梳某巢臨某巢控某江某巢與某巢相姻黨
當別爲行間某巢與某巢相讐殺可遺金錢使之
相夾擊而其圖又恐邏者之偵及也以藥筆傳之
紙絕無可睹見者出則又按圖別聚沙爲山谷狀
不二三月間而府江所轄諸夷砦其最狡且險者
八十二處稍次者亦不下百餘處大略瓮如掌股
間矣然亦不敢輒桀舉鵰勦之法惟日以戍兵巡

邏山谷間又往往刺熟猺獞者出之稍稍犒之以牛酒甚且恣之以金錢綺繡針線貨物已而諸熟猺獞又以予故推誠拊之也亦往往以黨中陰事或相讐殺及其險夷時時向予指畫予輒厚遺之而歸又未幾他獞猺故行刼殺者且患予或按兵鵰勦亦時時隨諸熟猺獞出行謁矣予亦厚遺而遣之間擇其罪案最著者大桐江輩刼殺吏民數多予僅牓一酋之目以歸當是時予雖未嘗按舉勦之法而諸夷酋故行刼殺者夜則挈妻子竄山谷晝則携之還故穴而風雨凍餧恐恐朝夕矣已

而入監鄉試事既竣陽朔吏民復告急應公且檄予面授之曰大征陽朔事屬君久矣君且指畫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陳兵十萬不可爲功兵志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奔疲於道路者數十萬家且陽朔諸獞本古田部落其遺種不下數萬若三省夾征則兵連不解爲患匪輕矣由予觀之治夷如擊狐出則疾刺之不出則聽其穴伏而已毀城熏社非計也倘聽某勦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陽朔縣可完江道可通矣公又曰勦恐不可多斬馘斬馘少則賊不畏且奈何予又前言

曰陽朔塹江而縣左則金寶頂等三十餘砦右則鬼子等一十七砦相爲表裏者也鬼子等賊殺縣令張士毅以來非惟官府吏民憤之雖其黨中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策督府必征故也𠔥若聲其罪以鵰勦之兵而扙行大征之法則其黨中亦懼而且謀自完不敢移兵相抗矣況鬼子砦前則帶江背則枕恭城扼其江則諸賊必奔恭城恭城遠近讐其刼殺久矣可盡而俘也公曰善予歸括所部署得戍兵五千人先遣千人隷都指揮鍾坤秀於擂鼓砦卽控金寶頂故處以斷其右臂者

也而諸獞中日遣其黨偵予兵動靜雖予之左右吏胥亦時時與之私金錢者且鬼子砦亦揣知吏民數請兵故期以十月賽神起兵稱亂矣予廼分所部署兵爲七各按日時或詐渡荔浦而東或越富川而南或扼陽朔江而脅或從恭城而背或從平樂而突僉夜則啣枚晝則伏山箐中所過道立幟而輒榜曰軍門且進兵十萬討某賊砦矣他各閉砦自完無得擅出及舉兵相嚮舉兵相嚮者輒移師夷之當是時予之戍兵僅五千人特分道疾入而又以兵扼江江東西斷而爲二諸夷酋僉膽

落四望旗幟彌山谷固不能測官兵若干也雖諸
將領亦各自按牒分兵力攻抑不自知官兵共若
干也不終朝連破十七砦而予又以恭城諸鄉兵
及他熟猺兵伏賊之隘於是結營而蒐前後俘斬
及生擒共二百二十人幷被虜幼口凡千人以歸
是役也軍門遂不遺一卒不費一金而所奪還民
田且十餘萬畝矣旋師之日懽聲動地非獨陽朔
孤城得以稍完而他州縣凡被夷酋所占沒田廬
與刼略牛羊男婦者僉來歸相屬者如市應公始
列其事於朝　天子爲之加公兵部尚書平蠻

將軍鎮遠侯以下賞賚以差予亦與都指揮鍾坤秀陞二級提學王宗沐書其事於陽朔江上而鄉大夫蘇公木輩相與帥吏民伐石而碑陞祠應公及予與鍾坤秀三人於其縣此則予之署兵府江之本末也軍門志亦載其略大較以鵰勦而行大征之法古今所創其以猺爲導俘斬數多且千人以上抑亦古今所未覩者他欲築廣運足灘二堡以屯戍兵幷槎府江兩岸諸山且倣唐宋故事令夷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與之互市魚鹽以爲利又議承安脩仁一帶韓襄毅公所勦殺太多雖

設五屯千戶所以戍守其中然於今實贅疣也莫若招東蘭那地丹州子孫衆而土狹者聽其分兵戍守且耕且戰願得其地而籍之者聽倘於五屯之間設一夷州如東蘭等州土目故事亦古人以夷治夷之法也會予明年改爲大名道副使事雖未及施行而粵之人至今猶有按其說而傳之者

隆慶二年十二月望日書

附錄陽朔紀事碑 山西布政前廣西提學僉事王宗沐撰

廣西陽朔縣治介盜區而胡北獞尤稱逼肆聯絡古田自弘治中官兵征之不克敗沒總兵參

議因而驁桀遁移入據鬼子莊頭等巢時出掠殺其令張士毅占民里田廬令不得耕牧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提督府始命都指揮鍾君坤秀統千人戍之而僉事歸安茅公坤來視府江兵備事是年八月賊出掠公以兵五百益鍾邀之擂鼓山殲五十三人十月戍兵又掩捕賊酋四人其黨益急殺牛誓衆謀大舉公密請督府符下得便宜行事是月十二日公部署七哨合狼柳軍兵三千人約鍾君密擣其穴別以知縣王掰率舟師往來江上遏其西渡百戸李爵以堡

兵駐石井防其東逸劉宗武以鄉兵守巢後而
獨千戶陳襲將千人揚聲故渡荔浦江迂道謀
之諭者還報而賊少懈十五日夜兵集各戰其
地指揮吳國威克莊頭馬蹄千戶孔繼宗克木
羅水鷄劉承緒克馬騸外祚百戶李環克爐岩
義勇嚴璉克新橋倒龍千戶劉積滄克刀山強
布惟襲等所當鬼子巢堅箐深從高下木石拒
戰明日始克之合凡斬首一百六十七顆擒俘
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死者稱是威震遠
近凱還賞賚有差是役也實督府遂昌應公文

武爲憲申賞罰法且許其屬以便宜而茅公又
弘才壯志畫中機宜方戰日雨甚公焚香禱天
願以巳生二年易晴二日佑將士其勤類此故
能約兵省費而斬獲奇捷誠傳載鴟勳所未嘗
有陽朔里戶婦子自是始知樂生日臥帖席云

三黜紀事

嘉靖戊戌予舉進士或有謬以予善古文辭聞于
執政者又二年適方士以禱祠之術獻　天子
而執政貴溪公欲應　明詔大蒐諸少年負文望
者入爲詞臣予未之知也同年陳君昌積過予猶

稍洩且屈指數某某某凡八人予與翁君大立僉在數中予甚駭俄而翁君從外來予延私賸翁君而謀曰君得無以執政所籍我輩爲詞臣者而過乎語所謂宰相奴也翁君咈然曰是也且奈何予曰君何以受知貴溪公翁君曰客有私以予文示翟石門者故執政惟而闔謀遂相及耳予曰某殆未之識者也抑何以夾諸君藪中翁君曰詔選庶吉士閒同鄉唐漁石張甬川兩先生葢嘗僉以君氏名薦於貴溪公已而事雖寢猶雅重君才近聞同年吳君春特口譽君不置也予且過辭翟公所

君第請之吳君可免矣明日吏部有寫本入者轉
相語頗亟聞翁君已免予憤鬱甚廼爲書數千言
以辭於吳君舂而書中語稍稍侵吳君且咎其不
當汚我爲也而吳君者執政壻也亦怒遂以其書
投貴溪公鞅鞅恨甚且誡吏部除予邊徼令適文
選郎中李公開先故嘗雅以文相友善者力爲講
解廼得除青陽縣然按青陽令久無甲科者甲科
自予始已而青陽以喪歸壬寅服除癸卯謁選吏
部適執政分宜公以其邑鈌令遣從事者以予屬
文選時文選郎中予同鄉鄭端簡公曉也予亟過

辭於公公亦憐予數以解於銓曹卒不可已而刺
其故則友人員外郎朱公某嘗以予所故錄詩什
者褎示彭內翰某彭內翰某則分宜邑子也遂以
轉相聞而器許之耳予既窘業且按例請補教公
亦稍稍聞又他同年某間以語分宜之子太常君
曰某予湖中故以狂且拘聞者也君何利焉假令
令分宜第不便已而彭內翰別請補同年江君應
選而予遂獲免予雖免而分宜父子所深憾而讐
且欲中以危禍者屢矣予補丹徒會歲饑而
天子詔求救灾異政撫按僉以予首江南郡縣以

聞他使君又例以賢能聞者凡十餘上又適唐漁石公爲吏部尚書公入吏部三日而予擢儀制又未幾徙司勳是時吏部侍郎華亭徐公方引擢天下材望之士而士之有志當世者以不及出其門爲恨而予故門下士也顧特廬陵時嘗過予之適他沮來歸而予之罪纍稍稍屬公齒頰間未幾文選司郎中高公簡坐他纍謫戍尚書唐公削籍予與司封何君遷僉外調居二年徙南京車駕又徙精膳當是時侍郎公已擢爲宗伯聲望藉甚中外士無不人人願其入相　天子者適其子以科

塲事爲監試御史者論列於朝時巳酉秋八月十五日也俄而給事中萬君文采復和之久之未報九月二十五日予由省署退私過某某亦公門下士也且前滕予曰聞兩御史業已論列其事彼監試職也無足怪者第科中萬君不當復爲云云耳且不知疏所論列何狀聞萬君者君故同年也倘肯私爲刺之否乎予難之曰彼且抗疏論大臣豈肯輕以示人某又曰君第往今踰月矣不旬日邸報且至吾特亟聞其槩耳予故熱心人於某亦雅以文章相友善者也遂許之某輒飭予遣吏一人

同于過候萬君萬君者故多病於縉紳間絕無他往來者且館西闕門一中官家于以剌入閽者曰病且久謝不見賓客于復詰閽者曰吾同年故知非他比也而且第報食頃萬君出于前揖言曰希闊久矣頃聞君有大建白何如萬君曰慙愧慙愧某且不知好醜妄有論列業已辦青衣待罪於此何敢稱建白乎又前曳于袂而曰君茲來甚善某滇人也萬里孤臣且毋年八十兒尚孩攜旦夕或他變惟君與諸同年共爲攜之還故滇吾無憾矣于掀髯笑曰君之事豈特遽至此且試出疏藁觀

之萬君猶三謝不從已而予曰君且抂予同年輩以毋子爲之周旋萬里區區疏稾獨不可出而臨觀之乎萬君始口誦疏中硃語十餘字予曰君第出疏予當爲君擘畫玆事使其言而當歟則君固當從今以直聲聞天下也使其言而否則君之事或屬不測予第當如君所屬一一善計也萬君始按疏本末而口誦之因得君所論科場外復及黎劾公云云予愀然變色萬君亦愕曰予且不免逮繫矣乎予笑曰科場事業已有臺中兩君論列之矣君特按其事而尾言之耳何以遽爾逮繫也萬

君曰爾何爲色變予曰君茲舉且重拂天下公議矣爲之奈何萬君曰予頃謬爲此疏臺諫諸君僉以予所言特壯而君何以獨爲云云若此予曰今柄政分宜公濁亂中外者久矣中外士大夫無不人人日夜覬望其去抑且覬望公與茶陵公同心秉政者今君所言豈以分宜公固當久相便國家乎谿君爲天子耳目臣抗疏論列不以及分宜而以及其孫爲君不取也萬君復曰分宜公天下士大夫故嘗論列之久矣予第言人所不言者耳予又獵稱起曰古語固有世所不言而獨言之者彼

第以所言者固天下公議批宮掖犯權倖人不敢言而彼獨言之者耳君今日所言則天下之不忍言而第不以言者君迺獨言之可乎萬君始鞅鞅不自安復前曰今且奈何予曰君自今以往宜緘屬不利矣萬君曰行且考察其陰擊予而去之乎予曰南都耳目最公彼焉能考察及君也又曰然則何云不利予曰君第徙邊徼一僉事或考滿後當按故事領一叅議以歸不然殆不免穆生所云矣予兩人笑而別遂携所從吏以其所耳接於萬君者一一口覆某益是日申刻也予是時豈知某

以予曩不及弔喪兩相猜故爲曲計詭予而特偵其事本末將以入媚於執政者也已而予辭去某輒向夜分繕寫云云遣使馬疾馳以聞於公公始大怒數以遍告中朝士大夫且謂予險詖陰賊若此而南都卿貳以下其以考滿及函壽牋赴京邑來歸者往往私以轉語予予無以自辯抑聞萬致齋尚書公而下軒然爲僕口訟之者然而某既先郵報以所托予探萬君者私聞於公公焉得不信公既信焉得不爲睚眦深刺骨予之罪始膠漆牢固卒無以自解矣未幾予徙爲廣西僉事已而稍

稍以矢石勞問及敘録又未幾輙坐罪構削籍以去予所欲歔嗚咽者豈可勝道也雖然猶幸公原德海内學士大夫所共指爲富歐韓范不忍深中以危禍予猶得少延殘喘以至於今縱不及翱翔四方以戮力當世猶及遵初服狎麋鹿而臥泉石則皆仁人之賜也嗟乎予因系之以言而誡諸子姪及族姓曰吾故三獲罪於執政而祖父所手詩書教我望我與我生平所自爲襟負者今殆已矣然而曩時盛爲劉刻之行辭詞臣辭分宜雖不得士之中行其過猶薄且故與詞垣者或他改郎署

或辭疾不赴得無恙餘皆敗去郎如領分宜者雖
徙他官禍終不免何者人情諭詘難以完名故也
予於前忤兩公處不爲悔至於後之所忤予本師
弟閒特過州里哭其喪不及遂事他日積猜洼禍
卒爲讒人者所閒以至于此豈盡讒人所搆哉詩
不云乎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予之所以
仰天摧心而泣而於今猶不能不爲汗發沾衣也
善乎李中丞克齋嘗謂予曰以君之才忤他執政
猶之可也而忤斯人可謂兩賢相扼也巳悲夫隆
慶元年春二月書于三點堂

終